

# 文訊

生活 · 品 · 藝 · 味 · 文 · 化 · 素 · 養



資深作家

破除語言迷障的詩人鄭燭明

懷念作家

畢璞 · 廖瑞銘 · 馬景賢

特稿

《文訊》雜誌知識庫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意義◎黃美娥

作家私房菜

羅思容的七層塔炒蛋酒

本期專題

## 小說引力

### 2001~2015華文長篇小說

〈評選觀察〉

梅家玲◎陳昌明◎陳素芳◎陳明柔◎李金蓮

〈票選分析〉

記「2001~2015華文長篇小說20部」評選活動◎楊宗翰

「2001~2015台灣長篇小說」評選調查報告◎蔡筱柔

〈評論與書介〉

《西夏旅館》侯如綺評 · 《複眼人》黃宗潔評 · 《海神家族》黃錦珠評

《單車失竊記》翟翹評 · 《行過洛津》陳筱筠評 · 《邦查女孩》朱宥勳評

《遣悲懷》黃錦樹評 · 《華太平家傳》言叔夏評 · 《殺鬼》詹閔旭評

《小鎮生活指南》許劍橋評

台灣票選11~30及滬、港、澳、新、馬推薦書介紹



ISSN 101-9912  
4 17120701 14863 1  
02

銀光副刊  
Senior Writing

丁穎◎朱佩蘭◎李喬◎李賢文◎林煥彰◎周伯乃◎疾夫◎傅林統◎葉日松◎葉維廉

# 內星人的行車紀錄

## 零雨與菲奧娜·施·羅琳的對照詩集

◆ 鴻鴻 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助理教授

半被迫、半自願地，自古詩人總被視局外之人。自視為眾人皆醉我獨醒，雖然人多半視為眾人皆醒而詩人獨醉。無論如何，詩人生存在一平行時空——不是飄然遠引的冷酷異境，而是與世界息息相關、存榮與共，方向一致、卻另有懷抱的同步軌跡。就像有人說外星人不在外太空，而在地心。詩人便是這種「內星人」，活在同一世界的深層當中。或是有人說月球是一非自然的中空金屬球，則中外詩人最喜吟詠的這監視地球人的造物，果然冥冥中是詩人觀照世事的最佳象徵及守護神。

法國出版、有河book發行的兩本雙語詩集，是不同時空詩人相互平行前進的最佳印證。《種在夏天的一棵樹》是零雨的詩，菲奧娜·施·羅琳（Fiona Sze-Lorrain）英譯，有譯者的英文前言；《無形之眼》則是菲奧娜的詩，零雨中譯，有譯者的中文後記。每本都只薄薄十餘首，卻精緻、精準地呈現詩人的特質。零雨長年生活在宜蘭，經常搭火車來回，過往每本詩集都會出現火車的連作，這本正是選自她2014年詩集《田園／下午五點四十九分》當中的火車詩。菲奧娜則是生於新加坡、求學於美國、定居於法國的華裔詩人，以英語寫詩。兩人相差20歲，成長背景截然相異，卻在互相合作的詩集當中，呈現同一

頻率的觀察、敏思、矜持的美感特質，並且都擅長某種內在的戲劇性。與世界既保持距離，不肯為外在現象左右，卻又在內心深刻地介入，並無畏地表達。雖然自居為局外人，卻沒有許多藝術家的自憐。她們更接近尼采所指稱的，天才不應再自視為不適應的受害者，而是以自身的異質得以成為開創者及導師。在這兩名女詩人的作品中，清晰地展現出此一沉靜卻富開創性的特質。

零雨的詩向來遠離浪漫主義的抒情，我認為倒不是知性，而是一種節制。在1996年的一則訪談（收錄於詩集《特技家族》當中），零雨曾表示偏愛把自身經驗隱藏幕後，「可以只寫最真實的心靈，而不必費力描述生活現象。」然而時光為證，多年來勤於筆耕的零雨於生活經驗的描述並不或缺。以《田園》集內的〈我喜歡〉一詩為例，她描寫如何喜歡月台上與火車上的人潮、火車上的叫賣、頑童無視祖父母斥責的打鬧、有人講手機叫人來接、「被綁架在這座椅的溫度」，也喜歡「脫困時／月臺的第一口清新空氣」。火車對詩人如此重要，不只在於這是她觀察人事上演的舞台，且是她出入人世的月台。她樂在其中，也樂在一程之後，獲得自己呼吸的機會。如此冷靜又一逕如此興味盎然，於詩人真不多見。

零雨是台灣少見善寫長詩、組詩的作者，這也



種在夏天的一棵樹  
a tree planted in summer

零雨 Ling Yu  
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 
by Fiona Sze-Lorram



無形之眼  
invisible eye

Fiona Sze-Lorram  
譯者：凌海韻

種在夏天的一棵樹  
零雨著  
菲奧娜·施·羅琳譯  
(法國)靈敏出版社  
有河book發行  
2015年10月

無形之眼  
菲奧娜·施·羅琳著  
零雨譯  
(法國)靈敏出版社  
有河book發行  
2015年10月

像一種長程火車的節奏：一節一節車廂的乘客上下，一站一站的抵達與離開。甚至《田園》一書還印成摺頁長卷的形式，彷彿整本詩集就是一首綿延不絕的詩。《種在夏天的一棵樹》經菲奧娜的揀選，反而凸顯了多樣性。有非常簡短卻不簡單的田園詩，如〈降臨〉寫雲——這個被所有浪漫詩人寫盡寫膩了的題材，可能只有隱匿和零雨才能讓我們靜下來重新發現它的奇妙。如〈光線〉寫光，一種極抽象也是給用濫的形象，零雨卻透過聽覺來看：「果實如何轉綠／轉黃而不發出／一點聲響」。又如〈盆栽〉一詩她說：「樹是上帝／母親／故鄉／這些詞的縮寫」，四個被無數言說遮蔽的意念，在一句話裡重新熠熠生輝。零雨的田園既是古典的也是當代的，用當代的語法把我們拉回原始的感受，令我想起高達近年電影裡那些美到不可方物的風吹草動、光影流離，卻處處是獨到的脈絡與音聲。詩集中也有〈尾巴〉那樣的戲劇獨白，展現如同零雨早期詩作許多戲劇性強烈的構思與調度。

菲奧娜的詩在2015年台北詩歌節初次面向中文讀者，《無形之眼》所收又倍之。同題詩作畢現她的詩藝與詩眼，把街道形容為指向月中仙子和玉兔的手指，足以將神話變成為真；又說「有人／注視我。一鑰匙／自他手中／落下。／我們

的距離／乃一入口。」情境微妙，更透過欲言又止的節奏，展現一吋吋撥開現實的張力。

菲奧娜的許多詩像小劇場，琢磨著一名女性的裸體、葬禮、以及如何被界定的身分：「我在一部小說中，由父親講述。」只有對鏡，她可以成為自己的畫師。然而在裸體上她卻獨鍾一顆黑痣，形容它像一滴墨，自不可見的內在暈開，成為靈魂開放的孔穴。一段距離、一個黑點、一陣風，都可以是哈利波特的9又3/4月台，引領詩人進入神祕平行世界。

菲奧娜從現實發現通往神蹟的路徑，零雨則把現實視為神蹟。但她們都有強烈的探索欲，強烈的自信心（「我的紙裡包著我的火」——菲奧娜），讓她們不倚賴激情而成為充滿魅力的詩人。她們的詩一再把讀者帶往高處，只是向上的路有時必須「向低處走去」（零雨）。尤其零雨的譯筆典雅，給菲奧娜的詩添了歲月的重量，像是柏格曼《假面》的兩個女人，到後來竟難分彼此。以互譯作為借屍還魂的互文行動，讓兩本詩集不但中英對照，還彼此鏡照，「理解到一旦赤裸／開啟／便不再關閉。」（菲奧娜）